

中国人一直对书很爱护，而且爱护得有些虔诚，恭敬如仪。读书前还要净手、焚香，似乎是敬天敬地，以表示读书的庄重、肃穆与神圣。

这种好风气一直延续至今。一开学，中小学生们首先忙的事是给新领到的教科书包上包书纸，以免弄脏损坏，其实，我以为，这样做的目的，也包含着让学生们要懂得爱书、珍惜书的美好意图。

不过，现在，有一样东西，似乎在告诉人们，书，已经有人替你包好了，那就是塑料薄膜——当然，这是纯粹一次性的。好像是在六七年前，国家有关部门发出“禁塑令”，严格限制塑料薄膜的使用。原因很简单，塑料薄膜，是用聚乙烯、聚氯乙烯等化工原料制成，而这些东西非但有毒，而且很难降解，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塑料薄膜在土里 200 年都没法融化。大量使用，势必就成了“白色污染”。显然，现在人的环保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很强，至少，对禁塑令，大家还是奔走相告、相约执行。

奇怪的是，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，连个时间差都没有，仿佛是另谋出路，塑料薄膜包书开始粉墨登场。

先是不多的几本，然后逐渐增加，越来越多——到了眼下，走进书店，或者书展之类的地方，塑料薄膜包书量少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！

我查了新闻出版官方网站，看到光是 2012 年，全国出书达 41 万种以上，而总出书为 79.25 亿册。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，一本 32 开书的大概尺寸为 850×1168 毫米，而包书是全方位、立体的，需面积乘以高度，那是多少？然后用这个数再乘以全年出书——即使不算全部，那该是多大

的数字？也许，这里的塑料薄膜用量又可以是多少多大的面积、多少多少吨！

我到现在不明白，这个塑料薄膜包书究竟有什么好处？是为了不沾污不受损？其实书一做成，就立即打包装箱，会有严格的保护。看到一本新书，想了解其中大概内容，总要翻翻吧，可是，不行，塑料薄膜严格包围着，让你动弹不得、无法染指。我注意到了，有些书店大概在没办法，往往会在一种书内拆除其中一本塑料薄膜，以让观瞻。再往深处说，这不是有意不让人知晓其中内容而推销这笔生意吗？我还遇到、并经历过“尴尬人难免尴尬事”。刘绪源兄要赠我他的新著，准备签名题赠。但是，塑料薄膜犹如铠甲。无奈间，他找出一张书签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，说是就代替著作签名了吧。王智量先生要赠我他的新著，面对塑料薄膜，摇头叹气，好半天都没找到剪刀什么，于是就牙咬书上薄膜——我真是无言以对，一位已逾八旬的老人，有这样好的牙齿，让人感慨系之。但是，被迫做这样的动作，又让人说之何才好啊？

我知道这样的状况，所以出书时出版社再三恳求别包塑料薄膜；但是，最近出一本书，忘了事先说这样的话，于是一堆塑料薄膜包着的书，在我眼前还闪烁光芒。为了赠送朋友写上几个字，只能动手先拆那个包装。

一次和朋友聊起这件事，我直诉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。朋友突然很惊讶地看着我，说那你就看不懂了，生产这么多的塑料薄膜，那可是有相当相当的利润呀，这会有多少 GDP？还有，塑料薄膜运到印刷厂，那不就搞大物流了么？然后进印刷厂，书制作完毕还加一道工序，于是，有了新的 GDP……我哑然。

塑料薄膜包书问

马以鑫



世象杂谈

三多老夏

葛明铭

岁寒三友，松竹梅；川沙一宝，夏友梅。

夏友梅，故事艺术家。文坛江湖，独辟蹊径，引领故事风骚。其醉心创作，工于新奇巧趣；痴迷讲演，精于抑扬舒疾，历五十年而不倦，漫半世纪而情深。

梅有三多，寒冬花多，暖春叶多，盛夏果多，夏友梅也有三多，一曰：作品多，二曰：荣誉多，三曰：弟子多。

老夏勤于笔耕，嗜烟好茶，一笔，一纸，一烟，一茶，笔尖伴文字起飞，白雾共绿茗氤氲，盈尺案几如万亩良田，任其翻犁播撒，五十载春秋结三百余篇故事，精品铺陈，硕果累累，篇篇显浓郁民间色彩，章章带深厚泥土气息，故事逶迤曲折，人物活灵活现，语言朴实有趣，道理浅显易懂，成为故事艺术之经典，故事传授之教材。《大蓬车招亲》、《飞来人民币》、《女财神》等代表作，折射生活方方面面，探视社会角角落落。吾通读夏友梅故事作品集，有野英缤纷，奇葩摇曳，清香扑面而来之感，故事三百篇，一言以蔽之：孔拙！

老夏著作等身，但淡泊名利，纳言敏事，为人低调，然事与愿违，荣誉、奖状接踵而至。某日，探访夏友梅工作室，推门而入，顿觉满墙璀璨，豪气逼人，只见金牌灿灿，银牌闪闪，获奖证书鳞次栉比，层层叠叠：“领军人物”、“杰出人才”、“先进模范”、“文化群英”……，荣誉褒奖，名目繁多，目不暇接。老夏本欲打包装箱收纳，领导发话：荣誉岂可独享，此既是老夏之荣光，也是川沙之荣光，浦东之荣光，可作榜样，可鼓士气，可用鞭策，勿收，勿藏，公之，布之，善事，好事！老夏无奈，至此不敢于工作室午休小憩，怕自己有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之嫌。其同事曰：老夏行得春风，自有夏雨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火车不是推的，牛三不是吹的，都是做出来的，扎硬！

老夏虽非圣人，却颇继圣人遗风，史载孔子身躯伟岸，老夏则人高马大，峨峨乎一米八八，被戏称为故事界之姚明；孔子办学，弟子三千，老夏办故事艺术学校，八年培训三千余小故事员，桃李春申；孔子堂上，七十二贤人，老夏旗下，得道弟子三十六故事高手；孔子授学，有教无类，老夏收徒，不看贫富长幼，唯兴趣爱好、坚持执着为条件。经其启蒙、传道、授教，弟子中有出息，成气象者群星闪烁，有“中国故事大王”、“少儿故事大王”、“上海故事家”、“全国或长三角故事比赛金奖获得者”、“中国群星奖得主”等等，也间有稍稍拙弱者，但能坚持田头、街头、灶头热心讲故事，老夏一样喜爱呵护。其弟子曰：夏老师之为人，扎实！

老夏爱戏谑，懂幽默，常闻其口头禅：吾对依是一往情深！闻者哈哈一笑，并不当真，皆因八团川沙，申城浦江，路人皆知老夏早有孪生情人一双，朝夕相处，终身相伴，姐姐芳名“写故事”，妹妹芳名“讲故事”。

夏友梅，爱故事，唯有故事才配得上他那句“吾对依是一往情深”，拥有如此“情人”，真男人，扎台型！



世象杂谈

《欢聚时光》是一部 6 小时的长片，它由意大利著名编剧萨多·皮查哥利亚和史蒂芬诺·卢利联合打造，他们此前最出名的要算《灿烂人生》，同样 6 个小时。看得出，这对金牌编剧，善于驾驭时间，善于驾驭历史，善于驾驭人生，在如江水一般流去的生命历程中，他们采一束花、掬一捧沙、留一串脚印。他们把离合聚散，用最温暖的影调装饰；把欢乐和悲哀，留存在永久的底片上。他们的电影，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。

看意大利的电影，总会因时间的跨度，产生一种沧桑感，贝托鲁奇的《1900》，两个不同出身和不同人生观的伙伴，他们的友情和较量，纠缠在长达 40 多年的时光印记中；多纳托雷的《天堂电影院》，从童年到老年，一座电影院，串起主人公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和情感。萨多·皮查哥利亚和史蒂芬诺·卢利，同样让人物融合、倾注在时间的长河中，《灿烂人生》是 1966 年至 2003 年意大利社会的缩影，一对兄弟，在时代风云中，在各自的人生旅程上，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。漫长的岁月，浸润着青涩、爱恨、友情、白发，甚至死亡，但人生终如橄榄，有无穷的滋味可供



夜光杯



润色细无声（中国画）陆正一

岁月匆匆，我从事沪剧现代戏的创作已有 38 个年头了。在漫漫写作生涯中，最难忘的还是当年的编剧、导演和作曲三人创作组。

1969 年至 1971 年我在京剧《龙江颂》剧组担任编剧时，受到加害被指令下台接受再教育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沪剧团的著名导演杨文龙（曾执导过《芦荡火种》等名剧）。他知道自己喜欢写现代戏，说沪剧特别擅长搞现代戏，力劝我改换门庭。

来到沪剧团不久，我又结识了艺术经验丰富的作曲家万智卿。老万和老杨一样，都非常关心和支持我的剧本创作。我们三人虽然年龄不同，经历各异，但对搞现代戏的信念都很执着，平时心无旁骛，全部精力都放在艺术创作上。我们彼此很谈得来，经常在一起商议探讨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创作组合。我们一连合作搞了 3 台戏，得到剧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，外界也比较看好，于是这个创作组合就坚持了下来。

当时我们都坚信，搞现代戏离不开下生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我

们创作反映赣南游击战的现代戏《艰难的历程》，一起到江西老区深入生活，采访了不少老红军、老干部。不仅自己深受教育，而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素材，为剧目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老杨身体不好，老万腿有残疾，但下生活他们从来不甘落后。上海岭那次差点遭遇车祸，虽都有点后怕，却未为之后悔。1979

创作三人组

余雍和

年为创作《张志新之死》，我们和主演一起下生活，先后采访了张志新的家人和战友，还到关押她的牢房和遇难的刑场实地体验。大家心里非常激动，创作激情喷涌而出，返沪后很快写出了剧本，投入排练，搬上了舞台，演出引起了很大反响。

老杨是从部队转业文艺工作者，他富有激情，熟悉舞台，点子很多。老万当过演员，对沪剧各种曲调流派颇有研究，常常把他写的曲子先唱一遍，征求我们意见。当然有时

回味。《欢聚时光》则聚焦在一个家庭偶发事件之后的种种情状：一个看似和睦快乐的家庭，小弟突遇车祸而亡。随后，父亲远离家乡；母亲精神失常；心理医师的姐姐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，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动摇；在外交部门工作的长子，找

欢聚时光

刘伟馨

了一个同性男友，而这个男友将不久于人世；学建筑的次子爱上了有夫之妇……虽然电影所表现的时间不及《灿烂人生》那样长，但是，经过岁月的磨洗，片中所有的人物，不复原样，每个人都完成了蜕变，每个人都找到了人生新方向。

《灿烂人生》和《欢聚时光》都可算作史诗电影，看这样长度的片子，一定会考验我们的耐心。它们并不是以戏剧性见长，并不是一个又一个悬念引得我们穷追不舍，但它们有时代感，像《灿烂人生》，几乎就是意大利政治现实的写照；像《欢聚时光》，非法移民、沦落风尘、吸毒贩毒，都有涉猎。它们有纵深感，像《灿烂人



读碟

生》，那一对兄弟一开始是多么年轻啊，他们为护送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少女而忙碌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奔走，后来呢，弟弟跳楼自杀，再后来，岁月染白了哥哥的鬓发。它们是生活流，镜头里流动着的是现实画面，不刻意、不做作；众多人物物自自然地轮流出场，就像生活原本的样子，一切随时间慢慢流去，有顺流，也有逆流，有映着彩霞的浪花，也有泛着泥沙的浊流。它们是温暖，是扶持，是理解，是爱，不知不觉所有人都都有了改变。两部电影都是从家庭出发，剧中没有什么坏人，哪怕像《灿烂人生》里哥哥的女友，误入歧途，加入了极端组织，最后仍得到大家的宽恕和谅解。就像《欢聚时光》，父亲找到了幸福；母亲病愈回到了自己的家；哥哥在送走了男友之后，领养了男友的女儿；姐姐终于看到了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爱；弟弟最后得到了青梅竹马女友的爱，诚如他最后所说：“我们和以前都不一样了。”

“都不一样了”，这是经过时间淘洗后得到的感叹，这是生活提供的最大馈赠，这也是生命历程中最重要、最可宝贵的财富。

终于腾出时间，驱车到童年曾经生活过的原南市区王家码头一带的老城厢区域，想重温孩提时代的童年旧梦，寻觅我的外婆、外公当年在此留下的印迹，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，这是深埋心底许久的一个愿望。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，一排排石库门风格古旧建筑的不断消失，我的这个愿望变得越发强烈和迫切起来。

其实，我的工作单位离开南市老城厢并不远，且同属现今的黄浦区，也曾经好几次路过那里。但不是因时间紧迫匆匆而过，就是因大规模的旧区改造，使我找不到旧址而迷路，只得悻悻然地无奈返回。这次经过几位路人的指点，车子七拐八弯总算停在王家嘴角街。

这里就是曾经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，充满上海市井气息的南市老城厢吗？这里就是我儿时躺在竹榻上乘风凉凉的弄堂口吗？望着眼前这片儿时非常熟悉的土地，如今却早已是“物是人非”，周围的一切成了一片拆迁工地的废墟。放眼望去，只有几个外来务工者的小孩在排队排待拆迁的房屋前嬉闹，不由深为怅然。记忆的闸门慢慢打开。儿时父母的家在杨浦，因父母工作繁忙，我从小就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。外婆的家位于王家嘴角街 16 弄的过街楼上，楼下的一条弹路路不仅有露天菜场，还有老虎灶、点心店、烟纸店、煤球店等，每

寻梦王家嘴角街

刘翔

天都是在一片喧哗声中迎来新一天的曙光。清晨时分，当我还睡在梦之中时，早已起床的外公便拎着两个热水瓶到家对面的老虎灶泡开开水，然后和外婆将开水注入各自的紫砂壶，手捧茶壶端坐在弄堂口的一张小桌边，微笑地注视着进出弄堂的左邻右舍及熟悉和不熟悉的菜场营业员、菜贩。因为外婆是里弄小组长，周围的人大都认识她，均会不停地和外婆外公点头打招呼，道一声“王家姆妈早上好”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这真是一

幅充满上海弄堂市井气息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一直到了读小学的年代，我才回到父母身边，但是每隔几周我都会和弟妹一起到外婆家去。那时上海的道路交通还比较落后，从杨浦区到南市区全依靠一条 25 路电车。乘坐现在现在已经绝迹的那种较链式电车上，数十公里的路程显得非常漫长，但一旦电车驶上外白渡桥开始进入外滩后，我的神经便会立即兴奋起来，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挤到靠近车窗的位子，探头向外看风景。黄浦江面缓缓驶过的巨轮、海关大楼顶端的

大钟、市政府大楼前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以及那对威风凛凛的铁狮，这些经典的“风景”是百看不厌的，每次都会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过节般的欢乐，至今还深刻在我的脑海。而当视线中出现那座古老的气象塔，便知电车就将到达十六铺码头了，外婆家也快要到了，于是，赶紧向车门边挤去。

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，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王家嘴角街。前几年随着南市、黄浦两区合并，南市区成了一个历史地名，渐渐被人淡忘。但“南市”对我依然刻骨铭心。今天我徜徉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，心中默念叨着：王家嘴角街 16 弄到哪里去了啊？当年和我共同嬉闹的小伙伴们，如今又在哪里呢？欣慰的是，经过一番仔细寻找，我在一幢已拆除的建筑前，竟然找到了残存的王家嘴角街路牌，立即像一个考古学家般拿出相机拍了下来。我们生活的城市在成长，眼前的这片土地很快便将崛起崭新的南外滩，我可还是期望能在这里留住一些南市老城厢的基因。因为这里每一条石库门的弄堂里都蕴含着历史，都有着几代上海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。记得有位建筑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一个城市都是全新的，这很难想象。

十日谈

沪剧春秋

他熬夜写作；她为体验生活通宵站柜台；他留下了十本工作手册……